

宁南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

88

政协宁南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禄家三房的兴衰

雷玉泉

宁阳县骑驢沟彝族地区的禄才才（彝名热勒才才、又名禄杜若）、禄阿莫（彝名热勒阿莫）、禄甲甲（彝名热勒甲甲）三户码头，被称为禄家三房。最初不是三房而是四房。在清朝道光年间，从布拖坝子保送商人来骑驢沟时，还有一户老禄甲甲。这个老禄甲甲来后不久因病死去，留下的只有禄才才、禄阿莫、禄甲甲三家。

禄家三房来骑驢沟初期，十分贫困，被广大的彝民和码头们称为“^{伍郎也有}鸡里人”意思是，餓了的老鷹四面八方找吃的，穷打鬼。

公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，禄才才的父亲热勒惹里带到汉族地区抢劫，买卖娃子，逐渐在骑驢沟地区称王称霸，开始兴旺发达。四十年代初，热勒惹里因病死去，禄才才已长大成人并与禄莫什结婚，夫妇二人主持家事期间，常与汉族地区的土豪勾结，对彝族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，壮大了统治势力。据一九五四年民主改革以前的调查，禄才才拥有的私地近骑驢沟，每年收汉族地租达一千三百余担，有步枪四百余支、轻机枪一挺、美式卡柄枪三支、各种子弹二万余发，有奴隶三千余人，能出征参战打冤家的青壮年一千多人。他的这些财富有部分是在一九四二年，因家庭矛盾谋杀了共同父异母之弟禄三码头夺取的全部财产。而后壮大了势力，成为宁南县最大的码头。就是禄阿莫原来，也只是禄才才的一名干将——大队长受他的挟制和指挥。鉴于禄才

才的势力雄厚，国民党政府为了以彝治彝，稳定社会秩序，曾委任他为彝务营长和剿办恶霸地主刘光绥和贾陆头子邹永西。一九四五~~年~~年禄才才病故后，其妻禄莫什主持家务大权，在高参武汉章和大队长禄阿莫忠诚协理下，势力稳步前进。

禄阿莫在解放后，因禄字周年幼没有成人，加之一九五〇年初，布拖县的黑彝比补阿鲁杀了比补窝和、比补窝蒙后，比补窝和的娘娘，为了给比补窝和弟兄报仇，嘱托禄阿莫去打比补阿鲁叔侄，打胜了比补阿鲁叔侄，窝和弟兄二人的家产全归禄阿莫所得。于是禄阿莫请上他所掌管大队武装，将比补阿鲁家包围住，阿鲁被打败逃至普格县境内后靠拢人民政府，当了县人民委员。禄阿莫不仅夺取比补窝和、比补窝求弟兄全部家产，同时也夺走比补阿鲁叔侄家的财产；又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初，云南省尹武纵队中队长张联~~廷~~，从巧家县逃至骑骡沟时，禄阿莫用计活捉送交巧家县人民政府并全歼张联~~廷~~的士兵二十人左右，缴获全部武器装备，从而扩大了势力，成为五十年代初禄家三房中最大奴隶主之一。据一九五四年的调查资料，他拥有百姓、娃子二千多人、步枪近三百支、轻机枪一挺、冲锋枪一支、美式卡板枪四支、手枪十四支，手榴弹数枚，各种子弹一万余发，收地租一千余担。

禄甲甲仅有奴隶八百多人，步枪六十多支，子弹四千多发，收地租一百余担，受禄才才、禄阿莫挟制的中型码头。

禄家三房系彝族比祖热乃支系。这个支系是宁南县彝族十六个支系中最大的一个支系，不仅影响各个支系外，就是毗邻的布拖县、普

格县和云南省马关县的彝族人民中都具有较大的影响。例如云南省的龙三公子——龙绳曾为了扩大势力，志图控制大小凉山彝族时，便得到禄家三房势力强大，影响面广，曾亲自率兵几百人到彝区活动。龙绳曾为禄美什效力，遭到禄美什拒绝后，龙绳曾为禄美什之子——禄字周，进学校读书学文化的办法，将禄字周骗到云南省昭通，后被识破，禄美什派人到昭通悄悄将禄字周带回。

禄阿其在一九五四年，禄字周在一九五六年初，先后进行叛乱。叛乱中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，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武器装备，摧毁了他们的反动势力。禄字周全数先后自杀；禄阿其劳改释放后在普格县西洛乡安家落户，结了婚；后于一九八五年十月病故，其妻改嫁；禄甲甲因病死亡，其子热勒色假（又名热勒阿呷）曾参与禄字周叛乱被判刑，劳改中死亡。禄家三房土崩瓦解，在宁南境内已灭绝。

一九八八年四月三十日

宁南改正县经过及吴晓珂事略

巧家郭赤之初稿 宁南陈涉查考记

宁南原名巧家，属会理，设团防局处理政务。改正县时定名宁南，北枕金沙江，南控大江，东邻布依，西近会理，辖地千余平方公里，人口十万人。（宁南解放初期辖地，人口均作过变更。）本县地势由北而南，山麓丘陵，沿河两岸，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人民勤劳，物产丰富，为汉族聚居区域，年年进贡巧家之贡，麦达三万金斤，产有小凉山种烟卷昆明，并盛产鸦片，故有金粒沙之称。向东西两面延伸，则群峰叠翠，众壑竞流，有农牧林矿之蕴藏，为少数民族之家园，年季山货毛皮，远销省内外，民物丰，堪称乐土。

昔日，以粒沙之富，士民之众，孕育出一批土豪劣绅，称霸一方，自私自利，其尤者为松林坪之李洪章，若山之刘焕章，披沙之刘绍成，若寨之陈德照等，并以利害相关，气味相投者，进而结戚族，刘刘大势力，明枪暗劫，绑架勒索，宿怨纠结，械斗不休。其甚者，如刘二嫂匪帮，火药联帮店，刘洪章攻打团防局，枪杀刘述章等，双方动用兵力至数百人，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，以至民困荒荒，民不聊生，经济凋敝，民不聊生。

当此之时，宁南团防、巧家、成昆铁路青年学生，耕种学成里，转入旧革命思潮，以振兴桑梓为己任，或投身教育事业，或奔走政治改革，亦有成者，如吴晓珂、吴晓阳、刘述夫、刘述章、

~4~

李惠群、陶崇、彭希孔、馮國正等，皆一時俊，尤以吳曉珂識見超卓。昔倡如聯防治俗一之說，寧南改設正縣的急先修。

吳曉珂名世，拔沙人，生于一九〇四年。父永森，清末秀才，家貧，以教私塾糊口，母董氏，生子女四人，兄曉庚名世金，曉珂幼子也。九歲能文，年十五，入昆明多一中學，聰慧過人，在校四年，凡八試而七試第一，為校長徐錦和所器重，拔為學生會會長，創辦學生刊物“湖光周刊”任主編，曾參加青年勞力學習會，思想奮進。一九二三年畢業，在巧家勸學所長（後改教育局）羅之謙者聞名來聘，就高導小學校長，實行早操早讀，成立學例會、談心會、演講會，開展文藝活動，提倡義務教育，宣傳解鈴放脚，男女平等，激發發奮實強，任教三年，學風大變，才。羅子謙贊曰“余生平識許，無出其右者”。一九二七年，故鄉同約，再三促駕，返故里任拔沙小學校長，除供給元曉珂，已開奔走于政治活動矣。

時拔沙縣會理，曉珂曰：“全縣縣長莫及，政令不行，拔沙尾大不掉，執事不休，是地方虛耗之極，唯政體易，方有可為。以拔沙之富，士民之眾，若改成正縣，刷新政治，統一政令，俾群雄無以肆其應，士民得以樂其業，然後振興教育，興辦實業，獎勵工商，發展交通，此振興桑梓不二之途也”。此新羅爾鄉紳李和萬和、趙海凡、文達章等所贊同。于是相率鼓吹，四處奔走，聯名至數十人。一九二七年三月，在小学堂召開群众大会，会上群情激

查。一致决议，选吴晓珊、陶崇文二人为代表，赴会理，转呈和请愿，要求成立正县。因披沙位于宁远府之南，拟县名宁南，所需经费，由各大商摊支，不足者，由地方乐助，以期促成。

一九二八年，吴晓珊、陶崇文二人，代表宁南人民正式省途赴省请愿。时省府主席刘文辉，亲代表前往，至成都，向省府呈递请愿书。时省府主席刘文辉，亲为召集各方代表及省府有关人员公开讨论。会上，会理有二十人，衣冠楚楚，文质彬彬，谈笑风生，显非弱者。众议宁南，各有一人，姓郭少年英俊，下庄不游，衣著整洁，仪态雍容。即吴晓珊也。众皆暗暗称奇。

一会理代表言曰：“披沙确九之地，民穷财蹙，依会理大县，尚可苟存。先生达人，何不自量，竟欲改建正县耶？”吴曰：“披沙之地千余平方公里，不可谓小，户口十万余，不可谓贫，民物丰，素号金披沙，不可谓穷，依会理数百年而无所建树，此皆数长莫及之弊，今兴利除弊，改建正县，乃振衰自弱之策，有何可厚非？”又一代表曰：“披沙历史皆属会理，今欲割相一畝，改建正县，万万不可！”吴笑曰：“政府之置，辖区之大小，当以利民为主，岂必成于旧制？今披沙政令不行，民大不聊，纷争不休，民不聊生，即属会理，未见其利，已见其害。苟为正县，强行政治，公平群益，民庶生民，使政利民，振兴可图，兴为政者，岂可因循旧法，不思更革耶？”另一代表曰：“政府之设县，辖区之划分，

乃上经所声，岂人民所能自读者，先生宜熟思之！”吴声曰：“我闻数千年来君主统治，君为上，民为下，政治腐败，民怨满也。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，实行民主共和，已归权于民，则是以民为主。民怨满也，民怨之何如，与民恩惠何如，岂得不闻乎？今先生之言，本一良意，请实施民权为于政治，民为代选，共代表于政府，便一”旁人皆首自惭。忽有一人又曰：“正如君言，政治腐败，正县百废待兴，开于学警，势必加重人民负担。民怨满也，民怨之何如，先生亦不谓乎？”吴声曰：“设有人能治，必曰：‘民家亦必’投之以茹，此希冀于万一也。纵不救，亦无心也。国之将衰而成衰，也不乏人。今被沙之民，受或绅酷虐，有斗强抗，有累卵之危，倒悬之急，吾乡志士，寄望于政府，请成立正县，加强政治，设因此而得振兴自强，负起累卵心所甘也”。当时复有人欲加问难，主席宣布开会。

宁南代表吴晓理首先在会上发言，提出宁南改建正县十利。其大意为：一，宁南改设正县，首在解决民权问题，为振兴宁南之根本。以能加强政治，统一政令，解除民困，发展经济。二，改设正县后，可以加强政府武装，控制地方势力，剿平械斗强抗，使民安居乐业。三，改设正县后，可以加强文化教育，教民知礼守法，培养建设人才，助强自强。四，改设正县后，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，可以致力于开发自然资源，不违农时发展农业，改善农民生活。五，改设正县后，可以兴办实业，振兴宁南经济，使人民富足有余。六，

破败正县后，可以发展工商，繁荣市场，使近悦远来，货畅其流。

七、败坏正县后，可以改革交通状况，促进百业兴旺，沟通文化交流，方便行旅往来。八、败坏正县后，可以使当地经济繁荣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。

九、败坏正县后，不利于解决民族问题。朱家麟说，民族问题，必须民族共和之实现。十、败坏正县后，不利于社会安定，危害国防。和衷共济，共御外侮，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，达到世界大同之佳境”。有年，余有知某公加入勾结，某公曰：（女）曰：某公三日仍次，一鼓而将宁南而立正县。

余后，省府刘厅长见之，握手曰：“兵若得正正义，左右湘鄂湘民，一息可嘉，省府决不负若，若好自为之。”吴说新不敏，和极大年。宁南代表设公宴于府邸，当日宾客盈门，座无虚席。在此期间，曾委以要职。马边、屏山、峨边四县调查委员兼任，双流县公安局长等。至一九二九年，省府始委任樊希^之为宁南调查委员，与代表^是同办。樊希^之多才，与吴交往甚密，二人知心盟友，公谊私情皆备。是年冬，途经会理，至^之半路，^是闻知^是攻打团防局，局长刘达章阵亡，^是遂决意亦死于其役。刘达章声言：“尔等要整正县，早叫尔等县都坐不牢。”某国报纸云：商子梦，自说曰：“我任调查委员，曾被^是沙人民有难，执行各条政策，^是谓小何足挂哉？”^是不照而行，率兵至东十里之三里坪，会集人民火攻达天。某户主称，^是被^是大五口中，官兵放一箭，由樊希^之致调，既者^是死，^是被^是所^是，^是以为从此可

庆昇平兆

一九二九年，~~吴梦珂~~被推荐上呈省府，即被委为初任县员。而县长委任仍久任不替。吴梦珂受人民~~欢迎~~之至，岂可半途而废。遂不待卸除，再赴成都~~省府~~。是年宁南兵中，为达县之子刘光毅，竟敢公开枪杀于市，~~焚杀~~刀斧之险，到城边而止，方始不敢扩大。终未力能办置的。至一九三〇年，四川省政府正式任命梦珂为宁南首任县长，并加发铜所大印，吴梦珂多着在篆省主席颁印。是日，城内外灯结彩，鞭炮齐鸣，万众出动，欢呼欢呼。在县府大礼堂上，县乡~~各界~~，济济一堂，广陈屈节，欢词不绝。县长将铜印，县代表被印封词，宣布宁南县正式成立，划沙分县从此撤销。着全县人民，新策群力，共强宁南。当时掌声经久不息。县由县长长演说，亦深受欢迎，一切如议。午后方毕。

事后，吴梦珂从培养人才为地方百年大计，决心从事教育事业，遂受命为县府第一任教育科长，后又兼任第一区区长。及因防办不健长年心，莫不本于初衷，为实现振兴桑梓十知而奋斗。但自古举路不而立，在宁南奋斗的宁南，才刚成立，不久又在县科长的地委林四等，渐呈寸步难行。不文者，必有其害。县科长的地委只知私亲私士，私亲私士，遂形成宁南两大新势力。一派以林四等，何光毅为首，是实力强盛的土豪世家。一派以吴梦珂为首，是地方领袖的素政清新派。双方矛盾愈演愈烈。至一九四〇年，县长生彩也部已领解散，全团兵勇解散，不为县政作志，出面阻止。县长长位

成怒，遂暗中联络刘源攻县。刘各应休战安全离境，致使成两
方势力会师夹斗。

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下午，一个苗族青年送一纸六程，过江西
和，突然一弹飞来，击中要害，~~跳入~~跳至吴家，进门倒地身亡。
接之，则解泽沛部下李世昌所带之随从也。时李正在吴家，于是拉
开^了斗序幕，街上枪声四起，路人奔逃。家家风户，人人自危。李
世昌、张朝信各有随从三、五人，均在吴家。吴也有护里数人。总
计十余人。县科长泰然不惧，立命紧闭大门，护持老母戴氏、幼子
泽沛。两家人上^人前坚守待毙。刘光毅、何光斌等分布人枪，紧围
县宅，奋力攻击。先是县保安中队出面制止无效，即保持中立。旋
率李县长命勇攻县宅，形势立起紧张。遂将泽沛聚集苗族武装千余
人，进驻城北数里之新观音高地，张朝信部众进驻城西数里之双
水井，危头村吴世昌^人部进驻城南^人数里之黑泥沟，李德奎黄恩都亦
驻黑泥沟。刘光毅部众进驻城北数十里之小田坝，对刘源进行外圈包
围。但刘源攻势稍缓。遂使县衙之李县长见状，立电各乡，调集民
团及刘源家^人子弟助战。闻讯来^人者，有老林坪李有德，放羊坪
王仲武，俱系乡团头，曾充当寨保长，及各乡民团武装，亦千余人。
又形成外圈之外圈，双方喊杀连天，枪声动地，使县宅^人始吃紧。
对^人至十三日，县宅附近民房均亦焚光，内部已断水十日，虽弹尽
粮绝，人皆抱必死之心。而刘方气焰愈^人，竟逼进^人，以竹杆引
火烧^人，又^人放炮如雷，^人内断^人不支，忽闻^人下^人话：“交出

交其首級者。賞銀三千元。

其晚到者，賞銀三千元。^八“众視吳和長，則聲聲自若，若食膏粱。其動者，然而有述年矣。出焉了，正當千鈞一髮之際，實有十數處驚風，冒死穴牆而入，是宅者小，遂因此脫困。

原来正黄旗宅角急之际，逃脱到东平之程泽泽、郭友心等，即日派人猛攻抢救，始得脱险，无首突入。至四月十三日，吴其宅被匪焚火，火急，即即下地，许多信和，救信从多方援助，于是逃脱保甲更番之兵三十人，每人发赏银二十五元，由县巴防阿土路领，于下午九时左右出发，奋力而行，并计重赏，灾民入洞，救出吴其宅父子，全家七口，同时突围而出者，有张如信，李世昌及其随从八人，吴宅卫士任少云负伤得脱，王春明被死，逃散者有吴正华、吴正亮、吴正知、陈元厚，受伤被擒者，有吴泽陈、王开富。吴家到奔至新桥音，与程泽泽相见，握手称谢，同住五日，互相眷顾中乡子，继送吴家五口至头道沟武汉黎家居住避难。

曹果曉到突圍後，守南之圍亦解，各路軍馬，均各自散。

程路异者，弱族沟之薛族半籍也，名福基，字介雄，年二十余。少敏好学，虽不能文，然于古今中外之历史事件，无不洞悉源流，如指诸掌。文有武汉章句以为贵，武有李卫昌黎以为命，都众千余人。包举而持，亦一霸主也。久慕兵事，到之为人，恨不得朝夕相从。然亦不敢取然。今既得之，喜不自胜，以师事之，以为如鱼之得才也。而如游湖知吴智计过人。既归程，如虎如狼，后成无勇，犹候尤甚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。适有程之仆，弱族沟多长陈茂林，其

弟为景星乡长陈茂春。刘派故与周旋，战之以利，胁之以威，购求吴晓珂之头，唆二陈兄弟说项。禄商于吴，吴曰：“应之可也”！
曹流色曰：“视彼其见利忘义人耶？吾决不为。”吴笑曰：“吾岂插标卖首者乎？必教他人财两空也”。禄乃喜，从其计，遂与陈多
步枪六支易吴之头，先交花翎一千元，手枪四支，
次交，议定以花翎一千元、手枪四支，杀吴头后全数交清。禄即当
陈阿以大铁链锁吴，并派四丁壮押守，约陈数日后于李子村梁子见
现。至日刘派人百余，进驻杨家湾子，逡巡不进。禄亦率百余人押
吴至李子村，陈茂兴骑马随行，及至约定地点，久候刘不至，陈催
先杀吴，禄怒曰：“刘光绥何不亲送银来？汝敢违吾耶？”遂挥
枪击毙陈茂兴，大笑释吴曰：“惜此计小用也”！携手偕返，抄陈
家、掠其子永忠、永孝，勒令陈家交款赎人，并以陈所佃田给吴经
管，吴亦报以小田坝之田给禄。

县长章烈既离宁返昌，力诬吴晓珂通匪扰民，刘派亦同声一气
携吴胡作非为。西昌行轅下令通缉吴晓珂归案。时其女吴泽媛就读
于巧家崇仁中学，闻其父被围，即遣人赴东川，向南京国民政府，
及四川省政府驰电控诉，后吴晓珂脱围亦亲向昌行轅呈文辩诬。至
一九四二年，西昌行轅政治部主任张敦品来宁铲烟，并奉命调查吴
、刘互控一案真象。张敦品至宁后，约同巧家县长杨凤梧，各派一
人前往中梁子，会见吴、禄二人。在禄家堂屋内，列座汉、彝数十
人、吴晓珂当面陈词，详述本人受害经过，及刘光绥等罪行，激烈
慷慨，声泪俱下，闻者酸鼻，莫不同情。禄亦代为旁证剖白。两代
表返宁，据实以报，后西昌来文，要吴亲到行轅、面陈一

初。周至行 魏亦刘光毅之后。具之派给给解解。

一九四五年。具亦环首给办。自行~~在~~解。因刘光毅之某到
光先防地天之道阻。遂给事会理。行至孟士张炳家。被杀不救。
派人赴宁情医生~~在~~在区治。有方知所杀。昨昨防地移下。其
具亦其后立即~~在~~。知为区医。随~~人~~人某有书至会理黄世家。不
治死亡。享年四十一岁。

具亦珂前妻陈氏早~~死~~。生二女。长名泽媛。后为宁南农业局技
术干部。次名泽来。毕业任教。幼女光荣退休。居守南地。幼子泽
来~~在~~任教数年。一九六五年死于十年~~内~~内之冤案。现亦平反昭雪。
其后妻李天华无嗣。具亡于一九四七年至昆明。不知其所葬。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男